



地理就是故事



咱们——我在西藏 她在康巴



助 自游 自撰 自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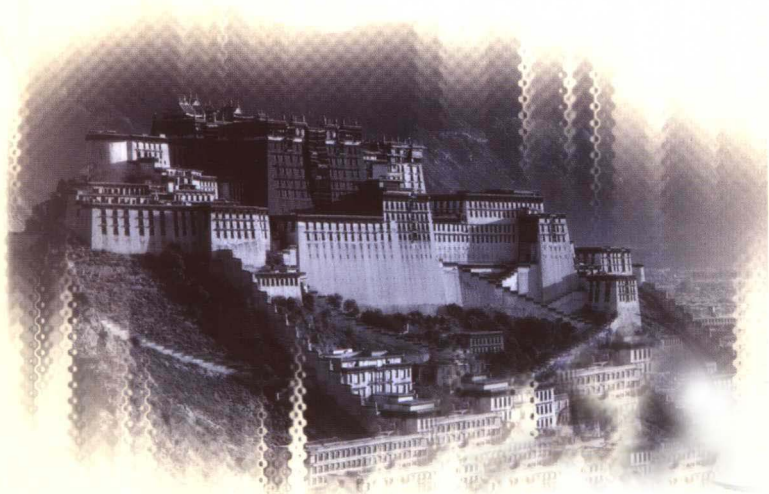
当你呼我的时候我正在山河行走羁旅驿站……

21世纪出版社

www.21stcph.com

戴牟雨 杨宇 著/摄

咱们——我在西藏 她在康巴



戴牟雨 杨宇 著/摄

I267
2300

SC974/02

④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咱们——我在西藏 她在康巴/戴牟雨,杨宇 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0.3

(青春漫游者丛书·地理就是故事系列)

I. 咱…

II. ①戴…②杨…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950 号

咱们——我在西藏 她在康巴/戴牟雨、杨宇 著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新魏路 17 号) 邮编 330002

图文制作 江西二十一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彩页 0.25

字 数 80 千字

插 图 200 幅

印 数 0,001 - 6,000 册

ISBN7 - 5391 - 1663 - 3/1·397

定 价 12.00 元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咱们——我在西藏

(5) 第一部分 进藏

(7) 追日

(9) 一位爽朗的天水姑娘

(14) 在青海

(22) 路漫漫

(27) 第二部分 去拉萨的日子

(29) 初到拉萨

(36) 廓街做客

(41) 央珍

(46) 一位湖北生意人

(49) 有感于大昭寺

(54) 新生代

(61) “假喇嘛”

(65) 军二招里的故事

(70) 一种方式

(75) 第三部分 西行阿里

(77) 一只镜头的缘分

(81) 驶出布达拉宫

(85) 苍白的脸

(88) 萨噶寺

(91) 近距离接触新加坡人

(94) 车坏了

(99) 在神山

(107) 玛旁雍错

(114) 返途

(118) 枪声

(121) 第四部分 去珠峰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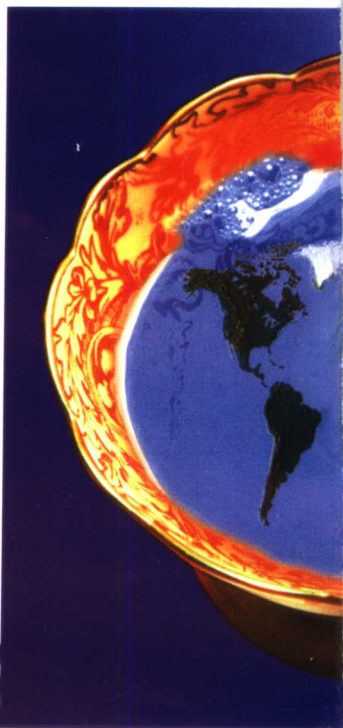
(123) 满意的组合

(126) 走在后藏的旧路上

(130) 江孜之重

(134) 离开日喀则

(136) 有缘于珠峰



咱们——我在康巴

(147) 第一部分 苦乐行程

(149) 各位，出发了！

(154) 夜宿天全

(157) Who am I

(161) 康巴汉子

(164) 二呀么二郎山

(167) 二郎山论拳

(169) 会唱歌的二郎山

(171) 风雨泸定桥

(173) 第二部分 打箭炉的梦

(175) 溜溜的康定

(179) 跑马溜溜的山上

(183) 给我泡泡

(186) 虫草虫草 我爱你

(189) 第三部分 佛国天堂——塔公

(191) 兵哥哥

(196) 塔公好阳光

(201) 高原之恋

(204) 现代喇嘛

(207) 心灵传呼

(214) 碰上了同行

(216) 阳光的颜色

(220) 近距离接触

(223) 第四部分 木格措——野人海

(225) 靠近野人海

(229) 午夜说鬼

(233) 走过，就该珍重



咱们——

我
在
西
藏



戴牟雨

序

我没去过西藏。

我不敢去。

我怕去了我就不要了现在身边的一切。

我将亲眼目睹现在令我欲罢不能的欲望，它一片一片像腐肉般脱落。泪流进嘴角，我哭我无家可归的精神，可怜它离开母体迷失了这么多年，我以为它已经走了不归路，却没想到它还有找到回家路的这一天。失而复得的同时不再留恋那虚无给我的折磨。仅剩的只有高压对身体的压迫，于是我又回到了幼时的眼睛里，终于，我安静了。

我和戴牟雨很熟。

但我了解他。

简单地说，我们是同一代人。在差不多的年龄时经历差不多的惆怅，有差不多的欲罢不能，差不多的渴望，差不多大时开始感觉到自己力量渺小，在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抽烟、减少讲粗口，差不多的时间逃避过又正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这么多的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可以互相理解和同情。

终归有一天我要去的。

这是既害怕又向往的矛盾，就与人们对死亡和上天堂的感情冲突相似。

我们每一个人贴近它时的感觉会是不同的。它不是恒定的，我们也不是恒定的。这个玄机，难以言喻，有如暗涌在世间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样无法预见……

明了的是我们都热爱自然。

WF

2000年2月



第一部分

进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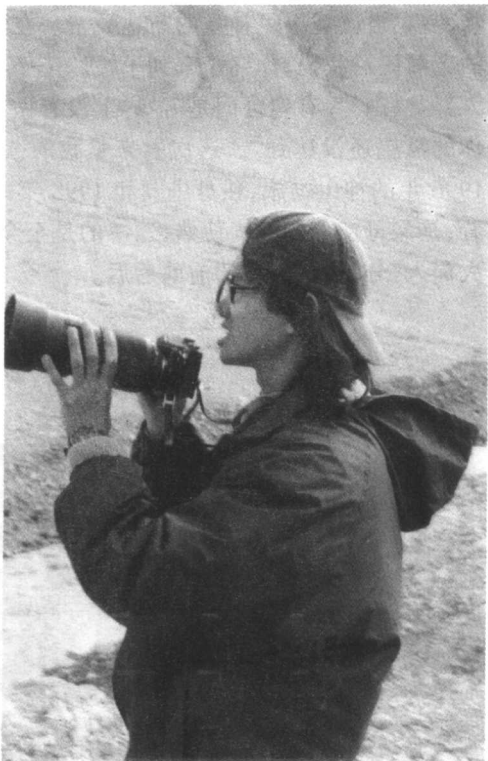
戴牟雨手绘



追 日

曾有一位女孩子写过那么一段话：“照相机是个奇怪的魔物，它可以永恒地呈现出那一刹那的魂，并以平面的形式凝固在一张白纸上。这和制作木乃伊正好是相反的工程，一个留住了魂，放走了躯体，一个留住了躯体，却留不了魂……”我不清楚西藏的喇嘛是否想过这类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今天，西藏人已经接纳了照片。每逢佳节，全家的男女老少在圣景旁，欢天喜地地迎接那“喀嚓”一声，不亦乐乎。

这种变化，在进藏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还有天葬，可不知为何，本人总是对藏人这种奇异的丧礼提不起兴趣。人生是一回，死也是一回，我只是觉得





非常环保,对得起天,也对得起地,这不正是至高无上的境界吗?哎!不可以有过度的奢望,藏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我一下子可以领悟的,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神话。可自己有时候也把生死看得很平淡,人生太无常。父亲常提到,人生来吃多少,穿多少是注定的。我虽也很看重自己的这条小命,可实在想去追寻一幕幕少年时所渴望的“成果”……我们不再像父辈那样过活,清风与明月之外,还有发自脑袋壳深处的欲念。

每当坐在电视机旁看中央电视台播放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时,我发现,那是我要去的地方。走它一回,这念头,可追忆到1994年。那时还在读美院附中,有晚我做了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登上了神圣的布达拉宫。在红宫的平台,一位慈祥的老藏民对我说,你终于来到了拉萨……有一部叫《理发师的男人》的法国片,有句台词是“世界上没有做不了的事情,有的只是你的欲望还没达到”,这次看来是我的欲望达到了,于是有了1996年的神山之旅、独身进藏和1998年的珠峰之行。回过头来看,是父母撼人的气度使然,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没有与父母亲大人深入“分享”那经历的前前后后。





一位爽朗的天水姑娘

1998年7月15日的中午，我和杨勤、许冰三个男孩子，开始了第二次的西藏之旅。



从左起是我，许冰和杨勤

(我们在去珠峰时遇到三个湛江的女教师)

有了上次的经验，我们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准备，其中包括最重要的锻炼身体，研究路线，准备路费、药物、帐篷、睡袋、绳索等等。上高原发觉一根绳子很有用处，说不准哪天会碰上泥石流。不过准备归准备，很多事情还是预想不到的。在广州到兰州的火车上，我们因没有提早上车，结果行李架都给其他旅客的行李塞得满满的，没办法，我们只好花费很大功夫去调整。





坐的是硬座。一路上,为了保持体力,我们尽可能抓紧时间休息。在株州吃了块辣鸡,奇辣无比,我半天都没喘过气来。看来吃辣,对于我这个典型的广东人来讲,不是几年下来可以适应的,没法子,我又喜欢吃……

她是在长沙站上车的,一上火车,就与人调整座位,调来调去,最终坐在了我的对面。根据我的判断,她应该是一位大学生。她这时也感到我们的身份可能相同,就主动与我搭话:“你们是去丝绸之路吗?你们是搞艺术的吗?”“我们是学艺术的,不是搞艺术的。”我答了她的话。通过第一轮对话,就从她的谈吐发觉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女孩子。好一位西北女孩子,我猜。



美院学生

后来知道,她住在水天市,父母是修理飞机的,祖籍是湖南人。她现在是在株州读电子专业的大学生。放假了,她与舅舅去长沙玩。看来她也只能算半个西北人。知道她的父母是修过飞机的,我这个军事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翻出一本杂志,问她父母是否修过这种飞机,她讲修过两回。我跟她说中国已有了非常先进的飞机了,她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这回发觉我们已不是同一“战线”的人。





都是大学生，话题很容易就转到校园里。我笑着问：“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团委干部？”她讲在那些组织里没有发挥出她的才能，干了没多久就退出了。她觉得没意思，还是想做个“自由人”。问她有男朋友吗？她却说现在男孩子很自私，没有以前的大将风范，唉！

在校园里，关于男生的自私，女孩子密不透风的心，是永恒的话题。我非常欣赏她这种直率的性格，记得我一位香港好朋友曾讲起西北女人的独特魅力。这令我想起导演陈凯歌当知青时，在陕北与一位姑娘凄美的一幕。摄影家肖全，用了十几年去追寻他们那一代人，如果说他们的理想是在那年代培植起来的，那我们这一代人呢？

……这是第一个晚上夜里行车，我担心同伴会打瞌睡，我就主动请缨，一直“值班”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天水姑娘说她不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回有伴了。话题又继续展开，她问：“你们艺术院校是不是管理得较松？”我说：“学校管理是一样的，只是氛围不一样而已。”我还说一般我们每年都要外出体验生活，去画速写、拍照片等。她很好奇，又说：“你们广州人富有，可以经常到全国走一走。”我听了这话，心里一点优越感都没有，我没有权利去拥有那份所谓的优越，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好事，但他老人家最终的愿望还是希望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她打断了我的沉思。天水姑娘讲起她们中学时期，经常去麦积山玩，由于去多了，也就没有太多的感觉。去麦积山我曾有多次计划，到现在也未能圆那梦。不久以后，许冰倒是站在了那巨大石窟下……到了凌晨5点，我困得要休息了，也就停止了对话。她没有睡觉的计划，她会继续与许冰、杨勤他们扯上话题。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她在不断地吃东西，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孩子……我们没有留下彼此的姓名和地址，我想保留这种回忆或许才是最好的方式吧！





第三天的早上，列车到达兰州市郊。先起来的我唤醒杨勤望出窗外：“看见了没有？咱们的第一步已实现了。”清晨，金色的光芒抚摸着西北那苍健的身躯，显示出一种古典美。大西北到了，这可是许冰和杨勤“同志”日夜思念的黄土地。我想在以前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关于大西北的描述，此时都会在他们脑子里一掠而过，他们已美梦成真。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进入了大西北了，只是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纪念性符号，有人放在前面，也有人设置在后头，咱们注重的就是那一份感觉。杨勤目不

这是到达兰州我开
拍的第一张照片



转睛地盯着窗外。我太理解他这种专注了，当年的我何尝不是这样。

兰州到了，我们赶紧收拾行李。这时，一个身躯高大、头戴太阳帽、手臂挎着相机袋、身背一大堆旅行物品的男孩子从我身旁擦过。不相识的旅行者外出都有互相打招呼的习惯，他回过头来问我去哪儿，我说进藏。“咱们是同行，兰州你们停留吗？”我说：“有朋友接待几天。”我们相约在西宁的铁道宾馆见，

